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發行

中國青年

週刊

第六期

每冊定價二分

青年運動與革命運動……………敬雲
中國現在的思想界……………中夏
那個城……(小說)……………秋白
俄國農村之一幕……………章龍譯
土耳其革命略史……………敬雲

通信處　上海江灣復旦大學阮仲一轉
總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民國路振業里口上海書店

青年運動與革命運動

敬雲

中國是急切需要一浩大的革命運動，以解除人民的一切痛苦，中國的解放與自由唯此革命運動是賴；這在看過我前一篇文章的讀者，是很容易了解的了。中國的青年們或受軍閥的摧殘，少年入伍，供他們驅使愚弄，或受資本家慘酷的剝削，如工廠中僱用不滿十歲的兒童 或年幼失學，因貧乏而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或因環境不良受的是麻木不仁的，外國化的教育；中國的人民固然受盡現代的痛苦，但青年們除了受成人一般的痛苦外，還要犧牲其將來的生命與幸福。中國人民感覺着要革命以解除他們的痛苦 中國的青年們更加倍的要求打破現狀，以改良他們的生活。中國革命成功，是要靠此青年運動與國民革命運動的合流、是需要二者互相扶助。由此看來，中國青年們的責任是更重大的了。

青年運動的責任是為青年們目前的經濟利益鬥爭，在軍隊中，工廠中，做廢止童工，減少勞動時間，增加工錢或軍餉等運動；在社會上發展新文化的教育，以解除青年們身上的舊禮教的鎖鍊，以對抗教會化教育的流毒。青年因為年齡幼稚，體力上極易無抵抗的受人摧殘；精神上又易受一些舊思想的桎梏，所以青年們應當團體結起來作自衛的戰爭。現在的各種思想如老莊的虛無主義，孔教的折衷主義，佛教的寂靜主義都是勾結着西洋類似的學說在那裏復活；都是在那裏爭奪青年們的靈魂。中國將來的生存與發達是賴這些青年的勇敢行為與正確的努力，但這些昏亂思想亦正想把捉住這些青年以圖苟延牠們的壽命，實阻碍中國之進化而不惜。他們深知誰有中國的青年的靈魂，誰即有中國之將來的眞理，所以他們儘量在青

年中間宣傳他們的『福音』。由此看來，中國的青年們的環境是如何可怕呀！

青年的解放除了爲改善自己的生活奮鬥而外，還要克服自己的主觀上，心理上所受的成見與障碍。若是他缺乏明確的理解與堅强的意志，若是他爲宗教的迷信的，地方的成見所繫繞而不能解脫，他的心理的戰爭已消磨他的精力了，更何能折服重重障碍的客觀環境？所以青年們應當對於一切宗教的，神祕的，唯心的邪說深惡痛絕，應當對於唯物的，科學的人生觀注意研究。至於唯物的人生觀是什麼與其他學說有何不同，本刊以後當盡力介紹。

最後我要引一個俄國革命家關於青年運動的話來作我的結論，以見青年運動關係於革命運動之重要。他說：

『革命的勞動運動，沒有青年份子的參加，是不能存在的。青年是最活動的分子。他最能熱心，最易容受高遠的理想，最易懂得每個大運動所產生的新要求。青年的心理尚未經模鑄成一定形式。歷史的新使命最早的達於青年之前。青年給予革命的勞動運動以一新而活潑的權力，熱心與火燄，這些特徵是在成人中所缺乏的。若是青年需要成人，但是成人却更需要青年了。』

這是稱贊青年工人對革命的勞動運動的一段至理名言。這一段話同一樣也可應用於今日在兩重壓迫下的青年學生。

中國現在的思想界

中夏

記得前數年『新文化運動』發生時，雖然有幾個衛道的老頑固黨如王敬軒林琴南之流曾發生過一度的頑抗，可惜弱不禁風，隨後也就如秋葉般的零落不像樣子了。

新文化運動從此便一帆風順，稱霸一時，眞有『定於一尊』的勢子，自然不能不惹人側目而視側耳而聽了，自然不能不惹人憤憤的抱不平了，這些人——反動派——終於不能不出來拋頭露面的說話，而且敢於明目張膽的作戰。

這一般新興的反動派，我們替他取一個名字，叫做『東方文化派』。這一派的鉅子，就是梁啓超梁漱溟和章行嚴等。

他們眞狡獪！他們知道光是擺出東方的舊古董來，恐怕不能博得青年們的叫好，於是乎不能不翻個花樣，好攪亂青年們的眼花，麻醉青年們的神經。

東方文化派內可分爲三系：梁啓超張君勱張東蓀等爲一系，梁漱溟爲一系，章行嚴爲一系。這三系翻的花樣，各有各的不同。

比方梁啓超一系，底子上雖然是中國思想，面子上却滿塗着西洋的色彩，他們講玄學，却把西洋的『玄學鬼』如柏格森的『直覺』，倭伊鏗的『精神生活』，歐立克的『精神元素』，都搬來做他們的幌子。這就是他們的花樣了。

比方梁漱溟一系，底子上雖然是七分印度思想三分中國思想，面子上却說西洋思想亦有他的地位。他憑藉他個人的主觀，製造一個『整齊好玩』的文化輪迴說，算定說：『現在是西洋化時代，下去便是中國化復興成爲的世界文化時代，再下去便是印度化復興成爲世界文化時代』。這就是他的花樣了。

又比方章行嚴一系，底子上亦是中國思想，（他的文章所引的證據，什九是中國經史，特別是『古文辭類纂』引得最多）面子上有些時却亦花花絮絮塗着些西洋色彩，已取得歐化通

的頭銜；現在索性赤條條的連西洋色彩也抹掉了，公然高唱什麼「農村立國論」，公然勸中國人『恢復數千年之舊觀，不必趨重工業，以免再蹈歐美的覆轍』，公然勸中國人「與殲節欲，歸真返樸』、「作義皇上人』，這就是他的花樣了。

這些花樣，青年們一不留神，就容易被他們攪亂了眼花 麻醉 神經。

上文說過，這新興的反動派，他們當新文化運動一帆風順稱霸一時的時候，已經是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已經是憤憤的抱不平，終於不能不出來拋頭露面的說話；而且是敢於明目張膽的作戰。比方前年上海開發實業應採何種主義的戰爭，上年北京科學與玄學的戰爭，現在上海農國與工國的論爭，便是他們和新文化運動最顯著最起勁的惡戰。

但是新文化運動者後來也分了家，演成兩派：我們替他們起兩個名字，一個叫『科學方法派』，一個叫『唯物史觀派』。前一派的鉅子是胡適之丁文江楊銓等；後一派的鉅子是陳獨秀李守常等。

科學方法派大概都是學過科學的，他們的態度，第一步是懷疑；第二步是實證（拿證據來）；他們的主張，是自然科學的宇宙觀，機械論的人生觀，進化論的歷史觀，社會化的道德觀，皆見胡適之上海大學演講辭）。就中楊銓是治社會科學的，他專攻擊章行嚴。

唯物史觀派，他們亦根據科學，亦應用科學方法，與上一派原無二致。所不同者，只是他們相信物質變動（老實說，經濟變動）則人類思想都要跟着變動，這是他們比上一派尤為有識尤為徹底的所在。此派現在不僅是努力文字宣傳，而且從事實際運動了。

總括起來，東方文化派是假新的 非科學的 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是真新的，科學

的。現在中國思想界的形勢，後兩派是結成聯合戰線，一致向前一派進攻，痛擊。

茲爲讀者易於明瞭起見，列表於次：

東方文化派	梁啓超，張君勱 張東蓀等 梁漱溟 章行嚴	非科學的
科學方法派	胡適之，丁文江等 楊銓	科學的
唯物史觀派	——陳獨秀，李守常等	

但是我們還須知道的，就是這些思想的派別是怎樣發生的呢？作者自認不諱，亦是相認唯物史觀之一人，所以亦只有根據唯物史觀的見解，作一種簡略的說明。

原來中國自從海禁大開歐洲資本主義流入之後，國民經濟突呈畸形的現象，內地固然是家庭的農業手工業，口岸及鐵道附近却是機器的新式工業了。所以在這個時代和環境的人類思想，自然不能不受其影響與支配。東方文化派可說代表農業手工業的封建思想（或稱宗法思想），科學方法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資產階級思想，唯物史觀派可說是代表新式工業的無產階級思想；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發生的，都有他們的背景。可是社會是進化的，老實說，社會經濟的組織是進化的，封建制度必被資本制打翻，資本制必被共產制打翻；那麼我們可以斷定：封建思想必被資產階級思想征服，資產階級思想必被無產階級思想征服，這是社會進化與思想進化的鐵則，眞所謂「雖有大力，莫之能逆」的了。可是在現在中國新式產業

尙未充分發展的時候，勞資兩階級尙有攜手聯合向封建階級進攻的必要。扱過來說，就是代表勞資兩階級思想的科學方法派和唯物史觀派尙有攜手聯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東方文化派進攻的必要。

青年們：你們明白了這一層意思，站立在這交鋒對壘的思想界之下，自然可辨別個誰是誰非，抉擇個誰主誰從，不致被人攪亂了眼花，麻醉了神經了！

那個城

瞿秋白

（記者按這是象徵派的小說。那個城即是俄國大革命，大破壞後的光景，那個小孩即是指的中國。）

沿着大路走向一個城，——一個小孩子趕趕緊緊的跑着。

那個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築都橫七豎八的互相枕藉着；彷彿呻吟，又像是掙扎。遠遠的看來似乎他剛剛被火，——那血色的火苗還沒熄滅，一切亭檯樓閣，磚石瓦礫都燒得焦紅。黑雲的邊際也像着了火似的，燦爛的紅點點映着，那是深深的創痕。他放着熱烈燃燃的煙苗，播着將燃未燃的城角。那城呵——無限苦痛鬥爭，爲幸福而鬥爭的地方——流着鮮紅⋯紅的血。

小孩子走着，黃昏黯淡的時候：灰色的道旁，那些樹影，——沉沉的垂枝，一動不動凝着默然不語的大地，——祗隱隱的聽着蹬蹬的足音。

天上滿佈着雲，星也不看見，絲毫物影都沒有，深晚呵，又悲哀又沉寂，小孩子的足音是唯一的神秘的「動」。四圍爲什麼這樣靜？——小孩子背後跟着就是無聲的夜披着黑氅，——衣

看他遠遠。

黃昏已經畏縮，趕緊擁抱一切城頭，塔頂，雁行的房屋，擁抱在自己的懷裏。園圃，樹林，烟突；一切一切都漸漸的黑，漸漸的消滅，始終鎮壓在夜之黑暗裏。

他却默然的走着，漠然的看着那個城，脚步也不加快，孤寂，細小：可是似乎那個城却等待着他 他是必須的，人人所渴望的，就是青餘赤苗的火也都等着他。

夕陽！熄滅了。雉堞，塔影，都不見了。城小了些，矮了些，差不多更緊貼了些那啞的大地。

城上噴着光華，奇彩，在模模糊糊的霧裏，現在他已經不像火燒着，血染着的了。—那些行列不整的屋脊精影，彷彿含着什麼仙境，—可是還沒建築完全，好像是那為人類創造這偉大的城的人已經疲乏了 睡着了，失望了，拋棄了一切而去了，或者毀失了信仰，—就此死了。

那個城呢—活着，熱烈至於暈絕的希冀着自己完成仙境，高入雲霄，接近那光華的太陽，他渴望生活，美，善，而在他四周靜默的農田裏，本流着潺潺的溪澗，蜿蜒在他之上的蒼穹又漸漸的映着紫 暗紅的彩光。

小孩子站住，揪揪眉，舒舒氣，定定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會又走起來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後面的夜却低低的，像慈母似的向他說道：—「是時候了，小孩子 走罷！他們—等着呢：……

顧高樹之後。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俄國農村之一幕

章龍譯

巴枯甯有言：『走向森林中，到民間去！』又說：『在都城演說家議論紛飛，但在農村裏還是百年寂靜的世界呢！』

我們現在便來到此間了。我們亘三月之久紛呶於革命聲中，我很悵惘，揚里舍夫也疲乏了，他的聲音嘶了，布爾塞維克黨命他休息十天。我們溯阿瓦河流而上，抵一小村落名叫斯巴士科，這裏是一九〇七年揚里舍夫被流放的地方。

八月某日正午我們乘莫斯科火車到此，下車沿大街前行，經過一片田野、驕陽當空，照耀着田野，幻成廣漠流波的黃穗之海。在黃色的平原中有幾處綠色的島嶼點綴其間，這便是拉底米省蔥鬱的農村。不一會行到一個高阜；我們細數他們有十六座白色圓頂的教堂。今日是一個節日，從遠遠的塔巔吹來幾杵疏鐘，彌漫原野，如同太陽底光輝，大地散布一樣。

我感覺這是城外的一個和平寂寞之鄉，揚里舍夫却另有一番悽其的回憶，這位被流放的罪人在十年浪跡之後又歸來了！

揚里舍夫手指着西邊告我道：『這村莊的那高敞處是我父親當教師的地方，村人都歡迎他的教授法，但是有一天來了一隊憲兵將學校封閉了，隨後將父親解去。在鄰村就是微娜的家鄉，她美麗而淑善，我常年很愛慕她。那時我遲遲未向她求婚，現在是無望了，她到西伯利亞去了。在那林子裏面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集合討論革命的事，一天晚上哥薩克兵來了，在那橋頭殺害了那哥底命，他是我們中最勇敢的同志。』

此番歸來，很使這位流放的人深感不快，每遇一林角路隅，均勾起他的無限傷感的回憶

，揚里舍夫背轉身去、頻頻持巾拭淚呢！

當我們橫過斯巴士科村莊時看見一位着深藍汗衫的老年農夫在他的農舍前坐地．他用手遮額注意這兩位風塵滿面的異鄉人，忽然看分明了，便大聲歡呼道：『彼特羅』！上前擁抱着揚里舍夫并不住吻他的雙頰，然後他又招扶我，我告訴他我的名字是亞爾伯。

他莊重地向我道：『你父親的名字呢？』

我答：大微。

他喜悅地說道：『阿爾伯，大微先生，歡迎你到伊文，伊文諾夫家來，我們雖是窮苦的農人，但是上帝將福祐汝。』

伊文，伊文諾夫是一位軀幹修直的人，有明亮的雙瞳，强健的筋肉和長的鬚髯。

然而我所愛他的却不在他軀幹的雄偉　不在他的樸素的模樣，也不在他動人的談吐，而在他的靜穆的風儀，這是自然界樹木底儀表，他的根基深植於地層裏面。伊文諾夫在這個鄉村種地為生，度過他六十年悠久的歲月，如同他累代的祖先所事一樣。他的小屋Isba是木柱架的，矮矮的屋頂繞着．苏　園子裏面各色的野花燦爛地開着。

伊文夫人塔耶娜和他的女兒阿都亞向我們見禮，從室中抬出一張棹子來，棹上安放一個火鍋，將蓋揭去，置雞卵幾枚其中，伊文和他的女人禱告，我們便就席坐包。

伊文說道：『我們所有的均高興給你們』。

他的女人端來大盤無菁湯，每人遞給一木匙　各人用匙從公用盤中飲湯，我便開始喝湯，一盤盡了，第二盤是稀粥，粥中撒着葡萄。伊文坐在火鍋後派分各人的茶，黑麵地和胡瓜

，這是一場盛筵，因爲今日是斯巴士科村中最重要的節日。

最怪的有些烏鴉好像解人似的，成羣的在我們頭上飛繞，一片黑影蔭在池上，這影又將教堂底屋頂完全掩住，金碧輝煌的屋頂頓時暗淡下來。我向伊文說 我們美國底農夫常殺害烏鴉，因爲他啄食谷類。

伊文說：『不錯，我們的烏鴉也啄穀物，但是他也能食田鼠，所以畢竟烏鴉也如我們一樣能夠活着。』

塔耶娜對於這羣麕集席前的飛鳥也具同樣的感覺。當她切糖塊的時候，烏鴉底黑影盤旋近了，她說：『讓牠去罷，這些可憐的東西在一兩月內便要死了。』

★ ★ ★ ★ ★ ★ ★

這天是耶蘇復活節，許多窮漢，殘廢人，老人都到齊了。我們聽見棍子扣門的聲音，哀求的聲音，他們要求看看上帝的情面，給點佈施。揚里舍夫和我投入幾個戈貝(錢幣名)於伸在我們跟前的袋內，塔耶娜裝入一些黑麵包，伊文復放入一個青胡瓜。今年胡瓜很少，所以這也算是很名貴的禮品，我們給他們的金錢，麵包，胡瓜，那些乞丐唱歌答謝的詞中卻樣樣都說到了。

原來最貧苦蹇野的俄國農人是深嘗人生困難況味的，他從已身生活中知道痛苦和貧窮的意義。他們不獨不因此而磨滅其性靈，反能更同情於他人底憂患。

伊文以爲營營於塵土大街的城市人均是『可憐虫』，監獄中的罪犯是『無福之輩』，大批奧國的戰時俘虜，大予他以無限傷感 雖然這些俘虜自有樂趣，高興地從我們面前走過去

我正傾聽他的議論，激動問道：『你也是從這樣遠來的麼？怎麼能這般高興呢？』

我應道：『我是從更遠的地方來的，但是我很快樂。』

他的女人道：『對的，這是真的。』

伊文反駁道：『不對，這不是真的。亞爾伯先生到此地，因爲他心願來的，俘虜們到這裏是我們迫着他來的。』

兩個異鄉人在伊文家中吃飯，自然要引起這村中很大的注意。雖然大人們能抑制他們的好奇心爲禮貌所拘束，幾個小孩們却情不自禁的圍繞着我，目灼灼注視着，我向他們微微一笑，他們愕然驚異，我再笑，他們倒退着，這眞是我莫明其妙。當我第三次笑時，他們大聲嚷道：『Solotie Subil（金牙齒呀！）』手挽手地跑開了。我正在莫明他們用意的時候，他們又跑回來，并帶有幾個新來的孩子。他們站成一個圓圈用很希望的大眼睛瞧着我，我再無別話，祇好報之一笑，他們嚷叫道：『是的！是的！是的！這是一個生有金牙齒的人。』才知道我一笑引起他們的驚愕，原來是爲着這個。來了一位口中長有金牙齒的外國人怎的不是一樁奇怪的事呢？如果我帶一頂金帽子來到斯巴科野村，倒不會使他們有這樣大的驚異。然而直到第二天我更經驗了一切的事體。

從村中遠遠的地方聽得鼓樂之聲，喇叭，銅鈸，大鼓和着青年人合唱的歌調。愈走愈近樂聲愈高，一隊樂童與歌者圍在教堂之一隅。姑娘們身着花衣的農家打扮，少年們腰緊繡帶，穿着青的，橙黃的花的襯衣。少年們奏樂，姑娘們在一位最後進來的大約十七歲的俊秀少年的領導之下歌唱。他那嘹喨的歌聲，非常動人，他唱的是一首古代民謠，加上自己的詩，

後來他將那歌詞抄下給我。
「窗前一顆〃樹」，
黃金的韶光飛度，
那美麗的姑娘，圍繞着我們嘆息，
現在我們是新入伍了。
我爲什麼要當兵，
我不是父親的獨生子麼？
唉，這也有個原因，

★★★★

因爲我很愛慕她。
一個伙伴自戰壕爬出，
口中叫道：啊，我的父親
衆位兄弟們都戰死了，
卽刻便輪到我，

★★★★

我的愛人！
你爲甚麼不到戰場望我？
難道你沒有悲哀和憐憫，
難道因爲我是當兵了麼？

★★★★★

父親，母親，爲我掘好坟墓，

悔不該戀愛與自由，請埋葬了我。

掩埋我可厭的頭顱，

深入那地殼。』

樂隊繞村三匝，然後都來到教堂前面，清歌妙舞，通宵達旦。活潑的舞態，花紋的衣服，在燈燭輝煌中炫耀；笑聲，歌聲自晤淡中流出；少年的熱情，男女不害羞地廝混，禮拜堂的鐘聲，時時在高塔上旋繞，可怕的鳥在空中亂飛。——這些都表現非常樸素的威嚴和美麗。此時我的思想，回溯到太古以前，覺得人們底天性是遠很幼稚，一切的生命，一切的力量，俱是從大地中吸取似的。

土耳其的革命略史

敬雲

（記者按土耳其在去年以前與中國同稱爲東方的老大病夫，同受列強的蹂躪，自去年土耳其大破希臘以來，她即爭得國家獨立。得着解放，也能抵抗外力的侵略，至於土耳其如何能轉弱爲強，她的國民革命的經過，與其缺點，我們似有明白之必要，故譯此篇以饗青年之讀者。）

土耳其的經濟狀況，直至她幫助同盟國一邊加入歐洲大戰的時候，尚是原始的農業生產。許多地方的交易都是以物易物，沒有鐵路通過的大塊內地，封建主義還在盛行。

自土國政府開始徵募入工與經濟力從事戰爭以來，卽產生一新時代，經濟的發達突然加

速的進行，而近代土耳其的歷史亦從此萌芽了。

在大戰前，紙幣制度除行使於沿鐵路的一帶外，尚未深入內地、土耳其加入大戰以來，大批德奧軍隊的駐紮與土國本國軍隊不斷的增加，遂促成對農產物之巨額需要。於是德國的經紀人屯在各地，以高價徵求牲畜，糧食，與原料，無遠弗屆，直至極偏僻的安那託尼亞農村。

全國的農民們，因招募兵士而被剝奪去精練的人工 他們的生產減少，應自已的需要已覺不夠，更難滿足巨額的軍事要求。只有大地主有更精巧的生產工具，能支持得住，而且他們利用生產不足與需要增加的困難環境，獲利不少。

因爲如此，不能種自已的土地的自耕農被迫而將土地出售於大地主。這些大地主因此驟臻暴富，土國因此產生一佔全國百分之五的人領有百分之六十土地的新階級。這階級又將牠的剩餘投資於城市中的商業。在另一方，昔時是自由自給的農民，既賣完他們的田地，只得賣他們的勞力。由此又一階級，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工銀工人階級，方得產生。資產階級在此新社會環境中，離開了他們的田地，移居城市；在城市中此新階級即與獨霸當時的希臘資本互爭雄長。大戰最後的數月，本國資本由不斷的澎漲，集積，終於佔得上風。

所以土耳其老弱的經濟，依殺人的速度向前發展，完全由中歐諸國 大的經濟組織逼迫的結果。一部分的人在此發展中，驟臻暴富與強壯，最大多數則退化至於完全失去社會地位（在昔日的土耳其我們只看見一新的階級，正在仿照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制度形成自已。

社會的經濟組織既經改變，政治的改變只是一間時的問題。此種改變在最近的國民革命

中完成，於是基馬爾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握得政權。

在此時期外資與本國資本的鬥爭，繼續不已。本國資本的代表發出「國家統一」，「進步」等口號。她的勢力逐漸擴大且普徧於各地。在運輸借貸，與政府的租讓上均得着許多特殊利益。一九一七年的德國工廠且完成了替他們造的各種農業和工業機器。然而此種進步因為同盟國的軍事崩潰與一九一八年七月土國訂立休戰條約二事宣告中止。本國的資產階級之進步由此受一打擊。

此種軍事崩潰之結果，使小亞細亞與巴達的門戶開放，給英國帝國主義侵略。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時英國即以軍隊佔領由君士坦丁至巴達的鐵路。此舉不僅是障碍資產階級的進步，而且是迫脅他們死亡。英國的軍事當局佔據着鐵道，乃輸入大宗原料特別澳洲的麵粉。他又覺得安那多利亞資產階級與他們競爭得太劇烈，於是重徵那從安地出來的貨物以不能繳納的運費。小亞細亞既在意法希的軍事佔領之下，又輔以英人在內地的橫行，土耳其的經濟至此乃陷於絕地了。

幼稚的資產階級遭此完全失敗，乃號召全國勢力以抵禦西方帝國主義，以為國民自由之最後奮鬥。她不僅須與外力爭持，且當征服為協約國所奴隸的君士但丁政府。

以基瑪爾為領袖的政府起完安哥拉，號召全國，剷平協約在土的勢力。直至希軍大敗，他們收回斯麥那已失的土地。土國此次國民革命的戰爭完全與外界隔離，只得着蘇俄的幫助。因為軍事的需要加急，外貨入口完全停止物品供給端賴安那託尼亞的生產，由此遂刺激與發達了該地的企業，逐漸使土國近代代，逐漸銷滅了封建的遺跡。

（未完）